



我们这个时代的怕和爱

陈丹青 / 等述

我们这个时代的怕和爱

陈丹青 / 等述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<http://www.cflpmc.com>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们这个时代的怕和爱 / 陈丹青等著. —北京:
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14.12
ISBN 978-7-5059-9555-0

I. ①我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309773号

我们这个时代的怕和爱

著 者: 陈丹青等

出 版 人: 朱 庆

终 审 人: 奚耀华

复 审 人: 郭 锋

责任编辑: 刘 旭

策 划: 好读工作室

责任校对: 傅泉泽

封面设计: 苏静宇

责任印制: 周 欣

出 版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, 100125

电 话: 010-65380137

传 真: 010-65933115

网 址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E-mail: clap@clapnet.cn liux@clapnet.cn

发 行: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
电 话: 010-68423599

E-mail: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印 刷: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装 订: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发行公司联系调换

开 本: 640mm×960mm 1/16

字 数: 240千字

印张: 19.5

版 次: 2015年5月第1版

印次: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59-9555-0

定 价: 39.8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奔月五个拙劣的尝试

高凤仙 / 著

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

www.readinglife.com

出品

序言

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《昨日的世界》序言中写道，“半个世纪以内所发生的急剧变迁，大大超过平常十代人的时间内所发生的变化。”经历了“一战”和“二战”的一代文豪，终于无法承受战前“欧洲文化之花”被无情摧毁的事实，于1941年在异乡巴西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

朋友阿福的父亲老黄，山东人，1968年响应毛主席“三线建设”伟大号召，随组织来到贵州深山老林开办煤矿。老黄还记得，那时的贵州确实没有驴，但能听到狼嚎。在那里，老黄遇到了同是从北方南下的阿福母亲，生下了阿福兄弟。他们在这里出生、成长、读书，直至长大成人，再次“逃回”大城市。老黄有时感慨自己是经历过“大时代”的人：国共内战、新中国成立、“三年大饥荒”、“文化大革命”、上山下乡、三线建设、改革开放……六十多年，就这么过去了。

最近流行一句话：“把时间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。”据说这是当下世界最为正确的人生观。老黄的人生轨迹，既不算美好，也未必正确。然而，那是他命定的时代。

这两位毫无关联的人物，在生命轨迹上都被深深印刻了“时代”的痕迹。和平繁荣年代的年轻人，大概再也无法理解什么是深切的“时

代感”。我们如今确乎已经进入了“美丽新世界”。埃德加·莫兰在《时代精神》一书中指出，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的主题便是“投入世界的当前生活中”、保持一个“总是新鲜的现在”。如今，时代新鲜得我们喘不过气来。收入多了，享受多了，选择多了，个人意识觉醒，个人价值明确，个人前途无限——一个遍布黄金的“小时代”铺展在我们眼前。

然而当我们谈论“时代”的时候，我总是想到顾长卫导演曾经弃用的一个片名——“魔术时代”。这四个字精准地概括了我们所处这个时代的种种，以至于在午夜梦回时都不由得生出些生之无奈的荒谬感。前所未有的城乡、代际、阶层、人群分化，前所未有的社会矛盾和巨大落差，将“中国”塑造成一个巨大的共同体，又切割成无数个碎片。时代，一边裹挟着你加入共同体，亲耳聆听这交响合奏，一边又将你困在碎片中，隔绝于时代之外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我们又何尝不是“大时代”的亲历者。

在这个巨大的肌体内部，我却知道还有一个没有被完整表达的世界。于阿福而言，世界是1970年代末降生于斯的贵州煤矿，是随“三线建设”而来的大批矿工和他们的家属，是因为辍学离家出走而永不知所踪的矿山少年，是小镇深夜死于他杀的小卖部老板娘，是终年在煤矿井下匍匐的同班同学，是楼上每个周末为邻居做大碴子粥的东北老乡，是初中毕业后便走上不同命运轨迹的同桌，是把青春岁月永远埋葬在深山老林里的老黄一家……

如果我不说，你就不知道这些事情。如同我亦不一定知道更多的角落，和那些无力的挣扎。我们在同一个世界上，同一个时代里，却对彼此的世界一无所知。我与你看似相连，其实是彼此隔绝的。

“文化”之所以超越世俗，在于它包含了了解“月之暗面”的能力。文学或曰文化的力量，就在于这时代复调式的激荡乐章，能够诱惑着探索者一遍又一遍地探寻着它的本质所在。作家写不出好作品，导演

拍不出好电影，责怪审查制度听起来怎么都像是找借口。这个时代的魔幻程度早已成为文学影视不能承受之重。我们不缺少时代的景观，却缺少反思与超越进而转化的能力。

关于“世界”和时代，早已有不少著名的阐释与追问。林则徐在洋枪洋炮的进逼之下被迫“睁眼看世界”；茨威格为追缅一战前尚未被摧毁的欧洲文明而写下“昨日的世界”；赫胥黎则为人类预测出似乎已近在眼前的“美丽新世界”；中国古人知“天地”而未必知“世界”，当感叹人生多艰、生活无奈之时，也难免“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”。

所幸在当下，已有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对时代进行审视与反思，并屡屡发出“警世通言”。就像本书中，野夫说“伟大的作家无法不书写黑暗”，陈丹青毫不客气地批评“中国人还没醒来”，苏童怀疑“我们仍然在人性的黑洞里探索”。言虽逆耳却铮铮。

本书所精选的，是凤凰网文化频道《年代访》栏目的名家访谈。“这时代”毋宁说是“我时代”，他们的人生选择如此不同，但又彼此互为参照。与他们对话的记者、编辑，也都是80后和90后，在彼此“陌生化”的碰撞中，或许可以一窥时代的真实样貌。

文学、文艺或许无用。我愿意把时代与文艺比作钢筋与花朵的关系，如果本书能唤起你一点想象世界和他人的能力，让你知道还有人这样记录时代、思索时代，进而生出些“想与这个世界谈谈”的心思，便是我们的幸运。

莎士比亚说，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。从事这样的行业，出这样的书，也是命该如此。

目 录

第一部分 这个世界还好吗

- 陈丹青：中国人太能干反而该少做事 3
- 傅佩荣：我们为什么要活着 34
- 麦 家：国家是个人命运的一部分 43
- 杨丽萍：现代人不清楚自己的文化属性 62

第二部分 “黄金时代”的黑洞

- 野 夫：伟大的作家无法不书写黑暗 81
- 齐邦媛：文学不能重建城邦，但能安慰人 100
- 苏 童：我们仍然在人性的黑洞里探索 104
- 马 原：诺贝尔文学奖早已不了解世界 123

第三部分 柔软让你倾听整个世界

- 严歌苓：每个作家都要有同情的耳朵 139
- 池 莉：我天生就是“雌雄同体”的作家 150
- 翟永明：诗歌在世俗层面完全没用 156
- 蒋方舟：我不是女性知识分子 176

目录

第四部分 在身体和心灵的孤岛上

- 阿 来：西藏变成了外来者的形容词 203
- 梁 鸿：农民在城里找不到归属感 222
- 张大春：眷村已成为政治符号，不值得缅怀 235
- 廖信忠：台湾人没有优越感 252

第五部分 一颗不肯媚俗的心

- 白先勇：我是个作家，迫不得已救昆曲 261
- 孟京辉：中国戏剧缺少胡玩胡闹的胸怀 268
- 姚 谦：唱片死了，音乐还活着 282
- 陈 坤：我不愿享受被人谈论的娱乐价值 289

第一部分

这个世界还好吗

时代高歌猛进，却并不全然美好。面对这个浮躁而迷茫的世界，我们质疑，我们妥协，但总有那么一群人挣扎出来，他们用自己的方式“克服”时代，又回应时代。

陈丹青：中国人太能干反而该少做事

想念，而无梦，未别，已走远。60岁之际，木心和母亲相继离去，令陈丹青彻悟生死命题。他追忆木心，追问生死，抒发人到六十的生命感怀。他犀利的外表之下，深藏着文人柔软的乡愁。

跟“五四”有牵连的作家全走了

您说过，您写书出书，以及拥有现在的知名度，其实是为了勾引大家有朝一日来读木心的书，您觉得您所谓的这个“阳谋”目的达到了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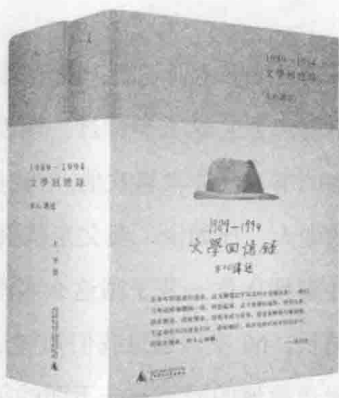
陈丹青：我想达到了吧，我从来没有指望有很多人来读木心的书，但是我不愿意让它这么被错过、埋没，每当遇到一个青年对我说：“我正在读他的书，我非常喜欢他。”我当然会很高兴。我现在会遇到很多读他书的老人，比如说，我父亲就很惊讶，他读了《文学回忆录》，说你做这件事情比你一辈子画这么多画都有价值。我在南京遇到一个前文化局局长，66岁，也是我们知青这一代的，他居然以个人的力量买了一百套送给他的同事——下面的年轻人。他一定要见我，我们谈了一个晚上，他在书上做满了批注，这都是我没有想到的。木心的读者各种年龄层的都有，我很高兴有些专门从事文学史教学的专家，也开

始有若干篇写木心的文章发表出来。

您也说过，木心可能是唯一的一位衔接古典汉语的传统和“五四”文化传统的作家。木心对此前中国作家“断层”的补白，是否满足了公众巨大的饥渴？

陈丹青：我不知道大家有多饥渴，这个大家是指谁。我当时说这个话，其实也蛮着急的，专业圈的人会非常不屑，或者觉得愤怒，你怎么可以讲这个话。当然我不是文学圈的人，我读书很有限。可是，我想过去二三十年，有一个现象你应该注意到，就是最后一代跟“五四”有牵连的作家差不多全走了。

我一直记得 20 世纪 80 年代初，“文革”结束以后，像沈从文、钱锺书，这些人都还活着，新世纪以来一个一个走了，到现在差不多没有了。但是我要说，基本我读过的，可以说 20 后、30 后的作家，也就是在过去 20 年，差不多在 75 岁到 90 岁之间的作家，我看他们的东



木心讲述、陈丹青笔录作品《文学回忆录》

西都觉得是断层，他们的东西跟陈独秀、鲁迅、胡适是不一样的，就是已经开始有后来的东西，白话文以后的东西。

再年轻一点儿 30 后的，今天可能还健在的一些作者，像 80 岁左右的，我不觉得他们的文章是一个民国过来人写的东西，在文脉上，还是一个共和国以后的知识分子在写作。我指的是整个语言系统，包括思维。我们这代“狼羔子”不用说了，你看头一行就知道是 1949 年以后的写作，或者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写作，你读几个词就知道了。

所以在这个意义上，我在纽约发现木心以后，就觉得这个人没断掉，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。尤其是恢复高考以后，今天 50 后、60 后一代研究文学的，或许知道世界文学史，论资料可能比先生还要多。但当他一开口、一下笔，文脉还是 1949 年以后的，或者是 80 年代以来的。我是这么看的，我不知道对不对。

司马迁是哪个大学毕业的

我自己阅读木心《文学回忆录》的时候，感觉可能它更像是一个心性的感发，就是为作品解读赋予了很多的主观色彩。

陈丹青：他不但主观而且独断。我最近收到一篇教了十多年中国古典文学史的青年教授的文章，他说，真的文学史应该是独断的，不应该是集体编撰的，也不应该是所谓客观的，其实没有客观的文学史。我非常高兴，我不觉得有哪部美术史、文学史、哲学史是客观的。

我们看一般的文学史，当代文学史也好，其他文学史也好，看到的就是文学家和文学本身。但是在《文学回忆录》里面，我看到的是作者木心这个人。

陈丹青：对，应该是这样，钱穆说过这个话，好的书里，你要读

到背后这个人，这个作者，你读司马迁，你读屈原，读来读去其实都在读他本人。但是我想这件事情还是不应该由我来说，因为我终于把这个书交给大家了，我也收到了这么多的回音，我很开心有很多我想不到的回音，很有意思。

记得当时您好像是花了大半年的时间电子录入。

陈丹青：对，八个月左右，包括做书。

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录音笔这种工具，您全靠手记？

陈丹青：本来有录音，但是他说不要录音，也不要拍照，很遗憾没有留下更多的影像资料。在最后一刻我偷偷地录了像，然后有转成碟片，今后有机会会选择一段放在木心美术馆给大家看。

我觉得可能现在的学生没有这样的幸运，您当时遇到木心老师之后，他在1989年成立文学客厅，连续进行五年的授课，而且听众就是几个人，有点像是私塾式的授课方式。您在2008年的时候接受过我们的访问，您那时候说过，不要进大学，不要念中文系，包括您个人接受的教育也只到初中。这种私塾式的授课方式是不是您特别喜欢的？

陈丹青：我其实完全不了解私塾教育，我对什么教育都不太了解，我只有六年在清华教书的经验，还有在中央美院上学三年的经验，加起来有十年。

但是在这个体制里，他进不进体制，他能不能待下去，他会不会改变，还有跟他遭遇的人有没有眼光，就是能不能知道这个人珍贵，都很重要。我们看人都是看牌子，一见面名片马上拿出来，你是不是教授，哪个大学出来的，你师从谁，好像这是不得了的事情，可是我认识木心，他什么背景都没有，他就是上海的一个老头子。我从来不

关心一个人从哪个大学出来，有没有留学。我只要聊几句话，然后照面，觉得这个人是个个人物，就可以了。我相信各地都有这样的人，木心上过什么大学？他也没有上过世界文学史。

很多东西都是自学。

陈丹青：对，司马迁是哪个大学毕业的？

再没有像木心那样说话的人了

您跟木心的缘分开始于1982年纽约地铁的一次邂逅？

陈丹青：对，那就是一面之交，但是过了大半年以后，我在报上看见了他的散文，一篇，就一篇，我就找他，一下子谈到快天亮。从此就一直到他死，两个人变成很近的师友关系。陈向宏（乌镇旅游公司总裁）也是这样，当年有一个不知名的本乡居民寄给他一份报纸，是台湾《中国时报》副刊，上面是木心1994年回乌镇一天一夜的感想，题目就叫《乌镇》。向宏看了很惊讶，说我们镇上怎么还有这么一个人，除了茅盾以外，怎么还有一个文学家、画家在美国。他就到处打听，完全没有线索，没有人知道他。一直到2000年，举办茅盾文学奖颁奖仪式，王安忆来领奖，他从王安忆那儿才打听到有一个陈丹青在纽约跟他很熟，王安忆通知我，我就转告木心，这样木心就和向宏、和家乡联系上了。

您当时读到文章的感觉是什么？

陈丹青：因为我从小喜欢读鲁迅，读“五四”有限的几个人，郁达夫之类的。那是一种语感，我并不懂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什么的，我不知道怎么去解读，但是我只是有一个少年阅读的记忆，我最喜欢的

就是鲁迅。一读到木心,我觉得这样一句一句往下写的怎么还有一个人,此前我当然读过一些大陆我的同代人写的东西,或者40后、30后写的,好的当然有,就没有那么喜欢,那么印象深刻。我马上就去找他,很奇怪,他当时是五十多岁,比我现在还年轻,从此就来往了。

经常见面吗?

陈丹青:有一阵天天见面,我们是同一个学校的。

而且他也是美术出身。

陈丹青:我们都是留学的名目出去的,所以有一阵子有个合法身份,到了学校找个咖啡馆坐下来,或者直接走到学校后面的一个中央公园。

您到现在想起,这算是人生里面最大的缘分吗?

陈丹青:是啊,我们这些从“文革”过来的人,一辈子有很多缘分,木心当然是我最……不可能了,不可能了,哪里再去找这么一个缘分。他走了,他那样说话的人就没有了,他用非常市井的语言跟我说话,以后不会有人可以这样聊天谈话了。

那一代“狼羔子”很多人看不起木心

在此前的教科书里面,就是《中国现代文学30年》,或者是《当代文学史》这样的一些官方出版的东西里面,木心其实是相对空白的。我们知道在80年代的时候,夏志清出过一本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,他是把沈从文和张爱玲提到了跟鲁迅相提并论的一个高度。您认为木心老师独立于文学史之外的背后原因是什么?是因为他本人的低调,还是主流文学界根本没有去发掘这个人?